

游山西·读历史

游学

陶寺:最早的中国

杜学文

一种文明的出现,从社会文化的层面来看,应该是阶级的出现与国家的形成。比如通过对陶寺遗址的发掘研究,我们知道在陶寺时期已经形成了形态比较完备的国家。但我们也清楚地感到,诸如陶寺遗址发现的“国家”,似乎与我们今天一般情况下所说的国家很不相同。远古时期的国家,只是一种体现出“国”之形态特征的区域。它们更主要的是依靠影响力来维护国家的运行管理,而不是行政权力。在形态上,往往只是一个初级的城市——即使是城市也往往类似于今天的村寨。这里存在今天看来比较简单的管理系统,有初级的社会分工。在这样的城市周边,还生活着大量的民众。他们在经济、文化、安全等方面要依靠其中心城市,也就是都城,也因此被视为属于这一“国家”的人。这一时期的国家,更具体地说,应该是“古国”。

一些古国地处偏远,或者人口稀少,发展不够。还有一些则在经济、文化、科技诸多方面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成为某一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协调调动别的国家参与共同事务,因而被视为是具有统领意义的国家。其代表性人物往往被认为是某一时代或朝代的领主,被后人称为“帝”或者“王”。这就出现了国与国的不同。那些帝王所在的国家往往经济发达、实力雄厚、文化繁荣、礼制初备,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拥有了初级形态的王权,能够“协和万邦”。它们具有统领的中心意义,被视为中央之国。这样的国家也是帝王所都的国家,被称为政治文化意义而不是地理幅员意义上的“中国”。所谓“帝王之都为中国”。那么,当我们讨论远古时期的“中国”时就要明白,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也不是历史意义上的中国,而是远古文明初现时期政治文化意义上的中国。

由于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帝王,其所居都城也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这就出现了不同的中国。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中,“中国”是一个变动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恒定的概念。比如也有论者认为,二里头时期的古国也是中国。那是因为夏之都城从陶寺一带迁徙到了黄河之南后,又在今天的二里头建立了都城。所以也可以说这里是当时的“中国”。在国家出现之前,尽管后人有“三皇五帝”之说,但并不是所有的皇、帝时期都形成了国家。很多时候他们仍然处于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社会形态中。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最早的“中国”,就是要从历史演变与考古实证中寻找到证据来证明哪里是最早的中国。

既然这样的“中国”是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就有一个“中”的问题要解决。关于“中”,应该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现实的,就是那些能够“协和万邦”的帝、王所在的都城统领的古国。帝王所都的国家应该是所谓的“中央之国”。另一方面是意识中的,或者说非现实的,就是某一国的帝王虽然具有协和万邦之德,但仍需要找到一个能够通天达地的“地中”。这个地中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在意识中认为具有“地中”才能通达“天极”,才能证明这样的国家之主是天所认定的,是拥有天之授命的正统地位的。正如《周礼·地官》中说的,地中,天地之周合也,四时之两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合也。然则百物安阜,乃建王国焉。有地中,或者说建在地中所在之地,这样的国家才是顺应天意的,是得到天之佑护的。其帝王才是具备了统领人民、协和万邦的德性的。从“中”字的形成来

看,也体现了这样的含义。“中”字中间的一竖,就是圭尺。其横贯这一竖的类似于“口”字的长方形就是在圭尺上移动来测量数据的圭表。也就是说,“中”字在其形成之初体现的含义就是用圭表来找到地中。

在较早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遗存中,已经出现了国家的形态。但是,这些国家没有形成对周边国家的协和统领之势,也不处于“地中”之地。它们只是活动于文化中心的边远地区,还不能说是,或者说属于“中国”。那么,什么时候,哪里的国家具备了这样的特点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在陶寺建立了都城的国家。

陶寺时期大致对应了尧舜禹时代,特别是尧时期。尧是历史上的五帝之一,具有了王权性质。同时,尧也是历史上最具创造力与影响力的贤君,具有“协和万邦”的品德与能力。在陶寺遗址中,发现了一支存留至今的圭表。经过专家的实地考察与反复研究,认为这一圭表就是用来测量日影以确定地中的工具。我们知道尧曾命羲、和二氏往四方测天象,说明当时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技术水平。专家们根据《周礼》中说到的“凡建邦国,以土圭测其地,制其城”的记载,以及《周髀算经》中的测算方式,确定了陶寺用圭表测量出的地中——陶寺观象台的观测圆点,寻找到了由此确定的都城中轴线,证明陶寺古城确实是具有“中”之意义的都城,是“中国”所在之地。

在中国相关的典籍中有大量关于“中国”的记载。在这样的描述中,河东地区,也就是所谓的“冀”是天下之中。不论是舜划定十二州,亦或是禹定九州,冀州均是天下的中心,是帝王所都之地。《孟子》《史记》等典籍中都有“之中国”说。帝尧决定去世之后禅位于舜。可是舜让位给尧的儿子丹朱,不去就位。尽管如此,老百姓与各诸侯有事都不去找丹朱,而是找舜。舜感慨让他继尧之位是“天也”,就是说这是天之命,不能违背。在舜帝认识自己的天命之后,“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舜帝”。“之中国”,就是到中国。只有到了“中国”这一帝王之都,才能就天子之位。否则,舜就不能算是继承了尧帝之位的君王。我们知道,这一时期的陶寺就是尧的都城。舜要继尧之帝位,就必须到尧的都城,也就是陶寺。陶寺就是“中国”。

在此之前,还有没有更早的中国呢?这取决于这几个方面。一是要看是否出现了我们讨论的古国。如果没有这样的国,就不可能有中国。二是要看在这样的古国中有没有出现能够协和万邦的帝王。如果有,其所都之城就大致可以视为中国。如果没有,尽管有可被视为国的地方,仍然不能说这是中国。三是要看在这样的古国中是否找到了地中。如果没有找到,其地位就是值得怀疑的,甚至是不被其它国家承认的。或者说也不可能是中国。根据史籍记载,在尧舜禹之前,国家还没有出现,自然也不可能有“中国”。尧是最早被认为既拥有国之都城,又能够协和万邦的帝王。那么,尧所统领的国家,应该是最早的中国。

苏秉琦先生指出,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尧舜禹时代万邦林立,各邦的“诉讼”“朝贡”,由四面八方“之中国”,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他认为,这个“中国”是一个“共识的中国”。也就是说,它不是具有完备权力系统的中国,而是一个更多地依靠文化认同来达成共识的“中国”。



《韵律》 张明智 作

随笔

有绿草横纹的土房

鲍尔吉·原野

那时候草长得真好,草根和泥土像摔跤手一样互相缠绕在一起,每一寸土地都长满了草。我堂舅照日歌图的房子盖在查干木伦河南岸。他们盖房子不用砖瓦,把大地的土挖出来一垒就变成了房子。

那一天,大堂舅照日歌图使劲把铁锹踩进草原的土里,土里是密密麻麻的草根,铁锹须切断草根才能挖到底。二堂舅景嘎把麻绳拴在铁锹下方,用肩膀背绳子往前拉铁锹,像拉犁杖。照日歌图扶铁锹,像扶犁杖。他们俩用铁锹把两线之间的泥土横着切割成块,像切糕点那样,但它是盖房子用的泥坯。最后用铁锹从泥坯根部把它起出来。

还记得泥坯上方长着密密麻麻的绿草,像刚理过发的头颅。而泥坯的断面长满了密密的洁白的草根,草根约有20厘米长。这些泥土又黑又粘,寓意肥沃富足与坚韧不拔。割草皮的地方离大堂舅新盖的房子只有七八米远,他们俩把方正的泥坯摆在柳篱笆上,抬过去,开始垒房子。泥坯有草的那一面一律朝上。这个房子盖出来之后,墙壁上有一道道绿色的草的横纹,房子的四面墙壁穿着绿横纹的衣裳。好多年之后,那些草还在绿。泥坯垒的房框子垒到两米高之后,留出门窗的位置。房顶横担几棵白桦树是檩子,那些树还带着绿叶儿。檩子上面覆盖几块红柳篱笆就完工了。把稀牛粪抹在篱笆上,牛粪晒干后再抹一层又一层,比水泥还结实。它保暖透气,积雪压不塌,而且不会渗漏雨水。燕子和麻雀也喜欢,在屋顶跳舞歌唱。

景嘎的蒙古语含义是吉祥图案。蒙古人把靴子上的、毡子上的、蒙古包上的吉祥图案叫乌力吉景嘎。景嘎是照日歌图的亲弟弟,从小过继给了别人,而别人后来不知去向。景嘎在村子东头生活,他盖房子和大堂舅照日歌图并不一样。景嘎家房后有一个大坑,他到河边割许多柳条,一捆一捆背回来摆在坑边上。他用柳条在坑里编篱笆,编出一个有圆穹顶,而且有门和窗柳条蒙古包。编好之后,他从坑里爬出来,用绳子把这个柳条房子拽上来,立在他认为最好的方位,上面糊上一层又一层的稀牛粪。这就是一个美妙的蒙古包,住进去有好闻的牛粪的香气,地下铺羊皮,既不透风,又不漏雨,像一个超大的头盔。

这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大自然赋予人类多少美好的礼物,比如泥坯,比如柳条。那时的人们像儿童一样劳动,他们在苍天之下显出幼稚。苍天喜欢幼稚并勤劳的人们。那时候走出房子就踩在草上,到处是草,人像走在地毯上。绿草延伸到远方变成了深黑色,更远处是灰色的云团。那时候的草原经常下雨,雨水丰沛。牧人们爱穿皮靴是因为地面上总是泥泞,这是雨水多的缘故。

小说

幻灯机的后面有一个两百多瓦的大灯泡,它的光亮加上镜头的放大,把图画放映到床单上。

幻灯片有的是玻璃,有的是赛璐珞片,总之是透明的,人在上面写字画画。

爸爸妈妈说话时,铁木耳躲在门后听。听爸爸说幻灯片的画面被雨水浇没了,铁木耳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铁木耳为什么这么高兴呢?因为他会画幻灯片。

乌兰牧骑的人只有桑布会画幻灯片,爸爸说桑布去盟里培训,一个月之后才能回来。爸爸挺沮丧,他坐在条凳上,双手抱着自己的头,好像怕脑袋从脖子上掉下来。

妈妈说:“如果我会

画就好了,可惜我不会画。”

爸爸说:“我应该让桑布把幻灯片提前画出来,多画点。不管下不下雨,就算桑布被狼吃了,我们也有幻灯给牧民放。现在怎么办呢?”

铁木耳大喊:“我会画幻灯!”跑到爸爸身边。爸爸说:“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铁木耳说:“我会画幻灯片。你放在黄木箱里的幻灯片,我偷着拿出来看过,我对着纸也画过。只要你把毛笔和蓝墨水借给我用,我就能把幻灯片画出来。”

第二章 乌兰牧骑下乡

1

听说铁木耳会画幻灯片,爸爸眉开眼笑。他从条凳上呼地站起来,摸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乌兰牧骑的孩子》节选

■北岳文艺出版社



《幸福从安全出发》节选

着铁木耳的头说:“你真的会画吗?”

那一边,铁木耳的妈妈龙棠从条凳上摔倒,她后背倒地,脚向天空举着,条凳也学着她的样子四腿举向天空。

铁木耳看妈妈手脚朝天,想笑,但没笑,把妈妈扶了起来。妈妈对爸爸说:“你突然站起来,不告诉我,我怎么能不摔?”

那么,人类是如何摆脱贫食链,走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种困境的呢?

在我看来,是人类有了安全意识。那时的安全意识其实很简单,就是不甘充当猛兽的食物,不愿遭受猛兽的攻击。别说为猛兽填充辘辘饥肠,就是遭受伤害也不愿意。这应该就是原始人群的安全意识。时光远去,无法窥视那时的生存情景,如何会产生这种认识?

石头。

石头上维系着原始人的安全意识!

经风雨、见世面,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见世面,是要人们走出家门,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见识更多的世事。不是有歌唱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吗?既然精彩,那

我们就走出家园,多见世面。

不过,若是要问及这“世面”缘何而来?可能知道的人不会多,不会清楚“世面”是由“石面”演变来的。

跨进尧庙的广运殿,足下踏着一块方方正正的大青石,石头平平整整、光洁洁,安放在刚进殿的门口。为啥要在门口安放这么块大石头?有人说,门口来往人多,容易踩塌磨损,所以安放石头。虽然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可稍有些历史常识的人,就会知道这只是一种推测。推测当然很难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石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证实这个说法需要借助考古。

故事